

冬天思绪

■和品品

冬天的深处
玉米吊在屋檐下睡觉
土豆躲在地窖里冬眠
笋筐和簸箕缩在角落里
聆听风雪来临的窸音
一张犁铧被冻得僵硬
犁不动一座村庄的记忆

炉火已经烧得很旺
饺子在翻滚
羊肉汤在歌唱
母亲站在风里眺望
久出远门的亲人啊
冬夜多么漫长

一千里乡愁
比诗歌还遥远
比冬天更苍茫
一颗思念膨胀的心
在长长的公路上狂奔
快一点，再快一点
寒风刮不尽的热情
家是心底永远的春天

一条江

■阿龙

祖辈们在这里
日出而作，日落而歇
宽阔的脊背
背过太阳
背过月亮，也背过
孩子们走向山外的
梦想

额上的汗珠
像一滴滴闪烁的月光
点亮脚下的土地
外出的山路，还有
那一路永不疲倦地奔涌
与一条江相安无事
在狂暴风雨里歌唱
它平静时，可以浣纱
它狂怒时，可以涤魂
每一个山里人的血液里
都有一条宽广的河流
在流淌，在奔涌，在咆哮

冬日三帖

■苗红军

寂静的冬季

山野空旷，天气骤冷
树木裹紧身体
时间似乎一下子凝固了

石壁上，刻有唐诗、宋词、元曲
那些曾经花红柳绿的时光
仿佛被困在冰冷的石头里
石亭、石凳、石径
在龙洞庵的晨钟暮鼓中
似乎腾空所有欲望
又重新期待

你喜欢这寂静的冬季
一切了然结束，又恰逢其时
一切都将重新构思，又埋下伏笔

仍有温暖的阳光涉足
逗留在瓦房上、凳子上、石阶上

长尾鸬鹚叫时，你正静静地
坐在一块石头上，
阳光刚好照耀眼前这片山林——

仍有枫叶飘零，似在送别
仍有松柏苍翠，似在迎接

冬盼

立冬以来，石棚山身影逐渐稀疏

石径慢慢显露出来
石棚下的棋盘和石凳空着
一直无人对弈

山脚下，芙蓉湖越发清瘦
像纯洁、寂静的女生
面对红尘世俗
坚守一颗朴素而善良的心

她闲歇时候，读阳光，读落叶
读鸟鸣，读涟漪
她在等一场大雪——

一位素衣白马少年
从塔山古道踏雪归来

寒冬

寒冬已至，大地浓缩成一个村庄
村庄浓缩成一盆炭火

一条路浓缩成一根鞭绳
鞭绳浓缩成一丝白发
白发浓缩成一缕时光
一条小河浓缩成一艘渔船
渔船浓缩成一条鱼儿
鱼儿浓缩成眼睛

一位老者，守着炭火，半眯着眼打瞌睡——
他梦见了几时的春天

妈妈的藕汤

■刘京

厂自酿的白酒。我端着大碗米饭，没有任何关于长胖的心理负担。

那时那景，现在只要想起来，就会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爸爸作为沙洋农场的创业者之一，脱下军装穿上警服，和当时的其他创业者一起，在一片片芦苇地里开垦建设出来的沙洋洋湖垸农场(后改名为沙洋漳湖垸监狱)，成了连续十五次被评为省级文明单位的花园式监狱。

那稻浪起伏的万亩农田，树影婆娑的水杉林，暗香浮动的桂花树，善良纯朴的监狱干警职工……三十年的生活工作经历，成为我脑海里最难忘的回忆，因为那是关于家的记忆。

妈妈一生勤劳持家，省吃俭用，不仅把我生病偏瘫的爸爸照顾得无微不至，还帮我照顾了几年女儿，全力以赴给予我工作上和经济上的支持。在我工作调动的时候，她虽然不希望唯一的孩子离开她，但是还是哭着同意我远走天涯。

这么多年，我一直喜欢用笔记录抒写着生活和工作中的点点滴滴，也因此改变了生活和工作。随着成百上千篇小文章的发表，我被从漳湖垸监狱选调到沙洋监狱管理局工作，后又被选调到了海南省司法厅工作，并且爱上了这个没有冬天，四季色彩缤纷的美丽海岛。

爸爸去世后，妈妈宁愿一个人留在湖北老家，也不愿搬来海南和我们一起生活。她舍不得离开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舍不得门前自种的小菜园，舍不得她喂养的一群流浪猫，舍不得总给她送菜吃的左邻右舍，舍不得家门口陪她聊天的老姐妹，

舍不得屋前屋后的那些桂花树。

只有每年冬天，妈妈才愿意来海南住上半年。开始妈妈能走动，我坐飞机到武汉然后转车回家接送她，每次都要麻烦亲朋好友帮忙。后来机场越来越大，妈妈的行动也越来越不便。为了方便，我选择开车回家接她。我每次回家接她的时候，都不敢提前告诉她。因为只要我告诉她了，她就会每天坐在家的路边等着、盼着。这样来来回回，一转眼十几年就过去了。

接她时，她总会坚持带着自己种的白菜、萝卜和南瓜，说是要给我在海南的亲朋好友们分享，因为她每次来，大家都会轮流请她吃饭。她心中总是记得别人对她的每份好。

不管我们觉得海南多好，过完年妈妈就会吵着要回湖北。她认为他乡再好也没有自己的家好。每天我们上班后，她待在家里，陪伴她的只有几只小狗和一台电视机，还有一部被女儿淘汰的手机。

疫情第一年，没想到在我眼里一向能吃能睡每天乐乐呵呵的妈妈倒下了。在好友的帮助下，我们想方设法把妈妈送到了医院。因为胃癌晚期，84岁的妈妈永远离开了我们。各种内疚、遗憾和懊悔一直纠缠着我。几年时间里，我都不敢写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甚至每次只要这个念头闪过，我会忍不住潸然泪下，思绪万千，无法落笔。

今年五月回湖北处理老家的老房子时，独自站在妈妈曾经生活过的屋子里，看到妈妈精心收藏的老照片，想象着老人的孤独与寂寞，忍不住泪如雨下。

走在熟悉而陌生的监狱机关大院，古

朴典雅又肃穆端庄的水杉林郁郁葱葱，枝茂叶繁。曾经工作过的办公楼仍然斑驳健在，可是那些熟悉的面孔却越来越少。随着漳湖垸监狱的功能变化，监狱民警四处分流，曾经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地方日渐落寞和冷清。没有了家和亲人的地方，终究成了故乡。

更加令人感伤的是，曾经的湖北省沙洋监狱管理局也不复存在了。高墙电网，田间地头，学校、医院、水泥厂……因为当年负责全局宣传工作的原因，我曾到过沙洋所有的监狱、单位采访，和报社的通讯员们一起记录了当时沙洋监狱波谲起伏的建设发展过程，记录了一批默默无闻的监狱民警职工，也留下了自己努力创作的足迹和对监狱事业关心、关注的深切情怀。

曾经在局里工作过的办公室已经闲置，偌大的办公楼空荡荡的。为数不多留下的老同事和朋友们依然十分热情地请我吃饭喝酒，重温一起走过的日子。让人感动的是，几乎每顿饭都会有一大碗柔情满满的排骨藕汤，让人每喝一碗都能百感交集，感慨万千，那既是和家相关的纽带，也是和家相关的记忆。

没有了亲人的老家，以后回去的机会越来越少。家成了最遥远的远方。在海南，我虽然也爱上了这里独有的原味椰子鸡汤，但是心底里妈妈的藕汤却依然是家的味道，爱的味道。

狱城往事，故乡情结，记忆中多少荣光与梦想；岁月长河，人生如歌，历经了多少奋斗与沧桑，只是心中的那束光永不陨落，因为，爱，一直都在！

04

法治时报



2023年11月22日

星期三

编辑/林声蛟

检校/李成沿

版式/谢少依

港
湾

那一盘飘香的冬笋

■曾洁

每到冬季，我就想起小时候，和父亲一起上山打冬笋的那段日子。那是父亲每个冬季要做的事情。

那时，父亲在山里的一所小学任教。交通不便，来回都是步行，跋山涉水的，对大山的环境比较熟悉。

小时候，每到冬季，我就会跟父亲走进大山，走到有水源的竹林里采笋。因为冬笋不像春笋那么多。

脚下的路不平，溪流淙淙，山路崎岖难行，需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手脚并用。采笋叫“打笋”。只见父亲一手抓住笋子根部，一手抓住笋尖。手腕用力往外一扳，顺势一拧一提，一会儿工夫，一根根笋子装满了箩筐。亲历了，一种别开生面的打笋生活。

中午，一筐笋子就从深山密林带回到了家里。我连忙用镰刀削去笋子的“外衣”，然后热水下锅煮20分钟左右再捞出来，既去竹笋的涩味，又软化竹笋，增加韧性。

而后，把竹笋切成细片。这样，入锅烹饪才好入味，也有筋道。

天然的食材，用简单的方法烹饪。锅中的竹笋，如春风里的柳枝飞舞飘逸，翻滚出不一样的美妙滋味。香甜的笋味，在院子里弥漫着。

时间流逝，岁月匆匆。父亲常做的一道菜，是那一盘飘香的冬笋。如今，只深深留在我的记忆和怀念之中……

在蝴蝶泉站定

■方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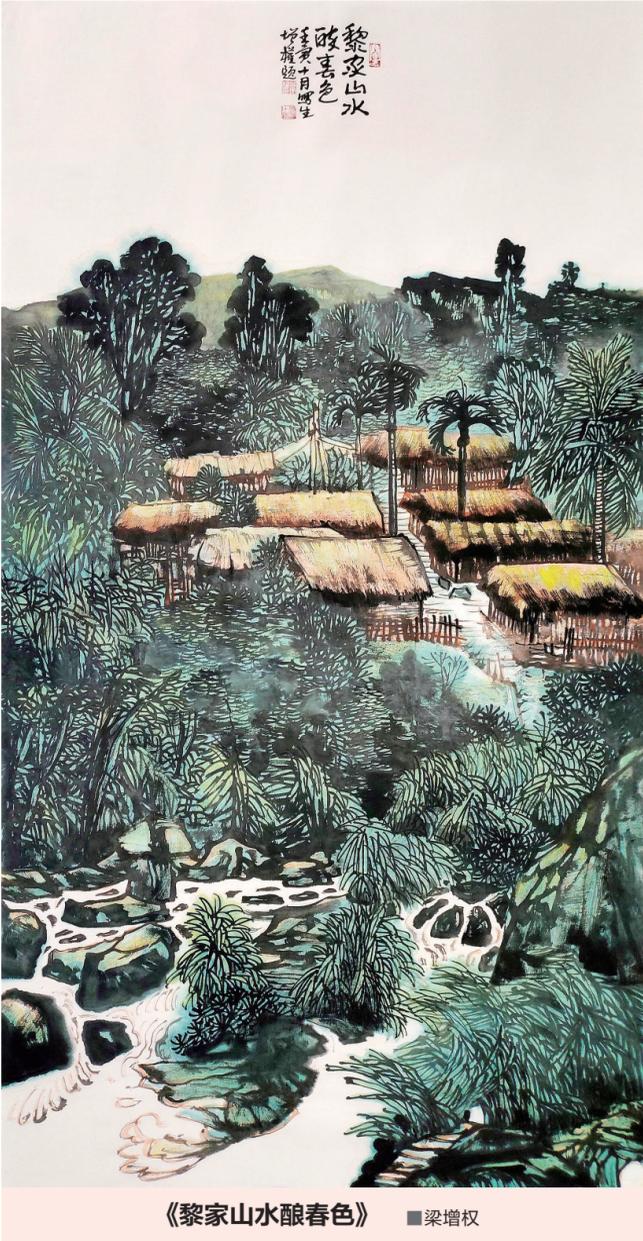
想找一个幽静的地方坐一会，哪怕是站定一会

也可以。总之，很想避开没有我们故事的都市
城市里的高楼和霓虹

不如坐上一天的高铁，去云南大理的蝴蝶泉
用上三个小时，坐飞机去，再用三个小时
想象着苍山洱海为这一次亲近，为爱情荡漾出
无限的可能

徜徉在泉边，让爱，生出一潭的翡翠心杯欣喜，也有一些占有欲，想每天都享受
像泉水一样的宁静，如果有足够的勇气
想把这一潭翡翠，装进一无所有的青春

在蝴蝶泉边站定
能够让我们顾不上爱情的苦涩
就算是天空暗下来，忧郁成为常态
将我们的身影拉到最长
我们也甘愿，将爱情的苦水酿成蜜
并生出爱，拥有爱，环绕着泉水
成为一对爱到最后也不单飞的蝶



《黎家山水酿春色》

■梁增权

冬天来了

■张承新

当秋雨的寒意浸透季节，冬天就来了。它像一个古板的老头挥动一双干瘦的手，涂一幅僵硬的画卷。

菊花嫌弃它太落伍，不时尚，没有轻风细雨的诗情浪漫，情愿凋零，也不愿和它生活在一起。

红叶和它性格相对，一个热情如火，一个冷酷无情，情愿随风飘落，也不愿为它搖旗呐喊。

随着一阵阵冷风吹过，山瘦了，没有了丰茂的枝叶，光秃秃的；水枯了，没有了快乐的歌谣，歌喉干裂。冬季陷入沉默，经过了春天的萌动、夏天的激情燃烧以及金秋的倾情奉献，它累了，实在无力承受北风带来的一阵比一阵猛烈的寒意，只能假寐冬眠。

冬天来了，天空阴沉沉的。在一朵

朵乌云的背后，小雪和大雪正谋划一场风花雪月的浪漫。飞禽走兽，花草树木却一片惊恐，走的走，藏的藏，沉睡的沉睡。它们不是逃兵，而是在面对来势凶猛的冬天，聪明的它们避开锋芒，用各种方法保存自己，待来年的春风一起，再出发。

冬天来了，随着气温一天天下降，像往年一样，我的故乡也进入了冬眠期。不过，在故乡冬眠之前，冬天像往年一样先等父老乡亲们在空旷的田野上种上小麦和栽上油菜秧再说。

有了小麦，我的村庄即使冬眠，也会被一片麦苗青青的希望包围，它的梦就会更香。有了油菜，我的父老乡亲们即使冬眠，脑海也会存一幅金灿灿的花海，他们的梦就会更美。